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八十  
至三



13  
849  
224





冊 4 3  
849  
22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十

靜理

推誠

靜理

夫古人之為政者曷嘗不崇清靜以致治資簡易以  
成化故老氏著玄默之教仲尼垂耻格之訓蓋斯民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可挾術而致擾哉漢室



而下良牧相繼乃有推寬大之志布仁厚之德宣流  
愷悌敦修禮讓專務通恕悉蠲煩苛或反已而自思  
獄訟以止或責成而委任曹事咸舉物安其所民愛  
其賜斯足以為循吏之稱首矣

漢曹參初為齊相使者召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  
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  
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

乎吾足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  
姦人無所容寬父且為亂秦人極刑  
而天下畔孝武峻法  
而獄繁此其效也

竟竟為左內史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

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誠與下不求名聲  
吏民大信愛之

汲黯為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  
任之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  
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黷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力猶勤也言  
先以德教化

於下若有弗從  
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就全安長史不欲易代  
反損傷許丞

老病聾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而  
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史緣



絕簿書盜財物 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公私費耗甚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

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

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龔遂宣帝時選為渤海太守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之

薛宣為右馮翊性密靜有思 有智也 思省吏職求其便

安 省視也 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便利

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 吏民稱之郡中清靜

後漢衛颯字子彥河內修武人也建武初為桂陽太

守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

事十年郡內清理

鮑永為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疲傷之

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馮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

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口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

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愛老子使得遨遊若

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頗為官吏所擾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王况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

杜安為邑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

郭賀為河南尹以清靜稱

廉范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

中初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勵

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

魏霸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吏有過要先

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

王堂為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

張敏為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

任延更始初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少

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盧植為九江太守以疾去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

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

弘大體而已

魏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

愛之

游楚字仲元漢末為蒲阪令後遷隴西太守為人慷

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

孟康齊王正始中為弘農守領典農較尉康到官清



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  
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嘗四分遣一事無宿  
諾

楊阜爲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  
而已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  
煩

晉傅嘏爲河南尹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  
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

郭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

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  
毀管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  
之細日以經緯李氏之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  
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  
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  
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嘗  
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煩楚得其實不爲  
小惠有所薦達及夫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  
錄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和嶠爲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權心



鄭冲爲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蒞職不爲幹局之  
譽  
王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  
王述爲臨海太守遷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  
劉琰爲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  
官長者諸郡徃徃有相舉正琰歎曰夫居下訕上此  
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  
靜流未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  
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  
宋王弘爲江州刺史至州渚賦簡役百姓安之

張茂度爲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巔外安之  
謝述爲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  
袁湛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蒞政和理爲吏民所  
稱  
段福榮爲豫州刺史蒞任清謹爲西土所安  
南齊裴昭明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  
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捷故耳  
王綸之爲吳興太守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  
張岱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  
寬恕著名



梁王峻仕齊爲桂陽內史會高祖義師起上流諸郡  
多相驚擾峻閉閣靜坐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又爲宣  
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

江椿爲晉安內史蒞政清約務在寬簡吏民便之

馮道根爲南梁太守豫州刺史歷處州郡和理清靜  
爲下所懷

張克爲義興太守爲政清靜吏民便之

王志爲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

徐摘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  
桑期年之中風俗便改

張績爲吳興太守治郡省煩苛務清靜吏民便之

蕭子雲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悅之

謝舉爲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後爲晉陵太  
守守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任昉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  
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

范雲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  
之又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  
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



冊州元龜 靜理  
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  
郡中稱為神明  
常放為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王承為東陽太守為政寬惠吏民悅之  
伏暉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  
張緬為豫章內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  
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  
劉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謝朓為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  
付綱紀曰吾不能作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殷均為臨川內史體多疾閉閣臥理而百姓化其德  
劫盜皆奔出境  
陶季真為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建安太守  
為政清靜百姓便之  
王茂為江州刺史歷丹陽尹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  
為吏民所安  
褚翔為義興太守蒞政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  
之  
蕭洽為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陳王勵為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勵為政



清簡吏民便安之

魯達爲巴州刺史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

後魏彭城主勰爲揚州刺史簡刑道禮與民休息州

境無虞遐邇安靜

樂安王範爲長安鎮都大將謙恭惠下推心撫綏百

姓稱之時秦上新羅殺賊流亾相繼範請崇易簡之

體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

張白澤爲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

茹皓爲濮陽太守清簡寡事

張袞爲幽州刺史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

賈雋爲荊州刺史在州五載清靜寡事爲吏民所安

賈禎爲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按得百姓情

高悅爲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

陸惟州爲相州刺史政尚寬惠吏民安之

酈約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

麒麟曰明公仗節方憂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

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民不犯法何以

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而退



游明根為東兗州刺史為政清平新民樂附

房景伯為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勅行州事政存

寬簡百姓安之

常崇為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嘗云何用小察

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

李訢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

姓稱之

劉元孫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為名

鄭道昭為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其在二州政務寬

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鄭尚為濟州刺史為政寬簡百姓安之

畢祖朽為東婺州刺史初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

在安靜百姓稱之

王襲為并州刺史太和中孝文輿駕詣雒路幸其治

供帳粗辦境內清靜帝頗嘉之

李平為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孝文

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

民懷之

裴叔義為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守為政清

靜吏民安之



裴芬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

柳僧習為北地太守為政寬平氏羨悅愛

賈思同為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曹世表為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

張烈為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范紹為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

劉道斌為弘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

張偉為營州刺史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

身率下宰守不敢為非

王翊為濟州刺史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

北齊堯雄初仕東魏為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

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為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

段榮為濟州刺史歷相州秦州事性溫和所歷皆推

仁恕吏民愛之

段韶為并州刺史為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

時又有韓賢為維州刺史雖武將而性和直不甚貪暴雖無善政不為吏民所苦

後周闕慶為寧州刺史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

馮遷為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在簡

恕夷俗頗安之

李穆為并州總管時東夏甫正人情尚擾穆鎮之以



靜百姓安之

顏之儀為滄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

李和為漢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後為夏州刺

史又除雒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

商維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

為之簡靜

龔携為襄樂郡守遷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

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

梁椿為涇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

王雅為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

韓果為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民稱之

皇甫璠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

王子直為行瓜州事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

附

庾信為雒州刺史多識舊章為政簡靜吏民安之

魏玄為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

庾狄峙為益州刺史性寬和尚清靜為夷獠所安

隋柳裘為許州刺史在官清簡民吏懷之

河間王弘出為寧州總管在州治尚清靜甚有恩惠

肅世康為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令境清肅又為荆



州總管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常藝爲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  
柳儉爲蓬州刺史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從容而  
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沔州刺  
史  
公孫景茂爲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  
梁彥光初爲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  
化  
唐楊恭仁隋末爲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  
察戎夏安之文帝謂其父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

非惟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

襄武王琛爲晉州道行臺總管馭衆寬簡大爲民夷  
所附

宇文士及貞觀初爲蒲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安之  
張文琮貞觀中爲亳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愛之  
田留安貞觀中歷徐洪二州都督皆以寬簡爲吏民  
所安

高智周爲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霍王元軌前後爲刺史至州唯閉閣無爲吏事責成  
於長史司馬



陸象先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劍南道按察使  
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大司馬常抱貞言曰望明公稍  
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懼也象先  
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  
仁恕之道竟不從抱貞之言象先玄宗開元中爲蒲  
州刺史仍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語示  
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  
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其必須行杖卽當自汝爲始  
錄事慙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事自無事祇是  
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其源則亦何憂不簡前  
後爲刺史其政如一吏咸懷思之

李適之爲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史便之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

苗晉卿天寶中爲金州刺史歷魏郡太守政化大行  
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在有惠化  
鄧景山肅宗至德初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政理  
簡肅聞於朝廷

崔衍爲宜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

常夏卿爲京兆尹東都留守爲政務通適不喜改作  
魏少游早以吏幹知名累遷京兆尹居職緣飾成務



不爲事首有規簡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兆  
雖無赫赫之名而齷齪廉謹有足稱者

張延賞爲河南尹時河雒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  
政尚易簡東都甚理

張鑑代宗大曆中爲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  
李勉爲京兆尹政尚簡肅甚有時稱及爲滑亳永平  
節度使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言而理東諸侯雖  
暴驚者亦宗敬之

闕播大曆中以淮南判官攝滁州刺史爲政清靜簡  
惠旣無盜賊人甚安悅之

馬燧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  
務教化去煩苛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清約率易遠近安之退公之後  
端居靜慮而已

薛播德宗建中初爲晉州刺史遷河南尹皆爲政簡  
肅甚獲當時之稱

常元甫有器局所蒞有聲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在  
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能理

吳湊爲京兆尹孜孜爲政以勤儉清簡爲務人心安  
悅及爲婺州都團練觀察使爲政勤儉清正美聲聞



於朝廷

裴諝爲河南尹不鞠人於賊罪以寬厚和易爲理

武元衡爲西川節度使在成都比三年公私皆濟撫

蠻夷異類約束明具輒不生事

崔詠爲鄧州刺史後爲桂管觀察使皆不生事溪洞

夷俗頗安

孔郊憲宗元和中爲廣州刺史時杜曾經畧使楊旻

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致嶺表累

歲用兵唯郊以清儉爲理不務邀功交廣人望

王鐸爲容管經畧使凡八年溪洞安之

放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潔爲理一吏  
之人至今思之

閻濟美爲福建觀察使復移鎮浙左所至嘗以簡澹  
爲理兩地之人嘗賦之外不知其他

丁公著爲浙西觀察使二年爲河南尹皆以清靜爲

理

沈傳師爲湖南江西宣州三觀察使所至以廉靜稱

理

崔暉爲鄂岳浙西觀察使所至用寬政清簡少事財  
用有餘人遂寧泰



漢李殷累為郡守性沉厚所蒞無苛暴之名

周馮道後唐清泰初為同州節度使為政閑淡獄市無撓

翟光鄴權知京兆以寬靜為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

推誠

禮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夫欲盡物之性而化之者其唯至誠乎故古之良二千石妙識治體推誠明之性為撫御之術簡畧苛細輸寫心腹選任於淳質慰薦於勤勵待眾以信

而民不怨欺推功於下而人樂為用或因壘以喻寇賊或刻期以遣囚繫動發于衷以底于治宜乎詔勅之嘉獎史冊之褒紀傳云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是之謂乎

漢趙廣漢二千石

王欽若等曰漢歷京兆尹穎川太守秩皆二千石

以和顏

接士其慰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慰薦為安慰而薦達之

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曰某緣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



親鄉之

讀鄉曰嚮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

兒寬為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愛信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敢欺給

給証也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也

鉤鎌也

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

然盜賊亦皆罷

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疲厭也

渤海又多劫畧相

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後漢郭伋為并州刺史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諸兒復送到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童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



戴封爲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褒美焉

張綱爲廣陵太守初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前太守性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

綱意誠卽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鄰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明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子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耳綱曰豈



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  
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  
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  
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  
所部萬餘人與妻子而縛詣綱綱悉釋縛慰納謂嬰  
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陸蕩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  
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  
誠乃各從其意親爲安居宅子弟欲爲吏者隨才任  
職欲爲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  
劉岱爲兖州刺史虛已愛物爲士人所附

魏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  
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  
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  
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卽相告語群賊解  
散郡內清靜

蜀董和爲益州郡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  
愛而信之

晉劉弘爲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  
器能推誠御下屬以公義每有手書郡國丁寧款密  
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



從事

宋謝方明轉晉陵太守復爲南部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候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紀綱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訥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違至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

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遠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貴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亾者遠近咸歎服

焉

南齊安陸王緬爲雍川刺史留心辭訟親自隱郵劫鈔渡口皆赦遣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梁何喬字子秀初仕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始興王憺爲荊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可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



勿悵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矣

王志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且果自詣獄辭以為婦孕吏民益歎服之

陳沈君高為平越將軍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

後魏沛郡公禎為南豫州刺史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為不軌詐以婚集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

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眾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謫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

宇文福為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

艾陸伯子華為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果

之亂

王欽若等曰是時平府主簿邢果作亂也

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

右委之管籥眾感悅境内帖然



李仲遵爲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叛亂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旣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悅

北齊張華原爲交州刺史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二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

後周宇文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寔而文測皆命解

結孟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

其國而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

通慶問時論方之羊叔子

王欽若等曰羊叔子事具將帥推誠門

隋令狐熙爲桂州總管有竄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疹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

衛玄爲資州刺史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



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唐田留安爲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來攻州城于時  
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克人咸懷異志凡  
諸郡守皆以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繇是上下情隔怨  
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  
問踈遠皆至臥內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  
一心無爲疑二也必欲棄國卽異背順歸逆亦任卿  
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通相識勵子弟曰田公  
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繇是人情遂同

張伯義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朴直不知書然能推  
誠委任軍府簡肅人皆便之

于邵爲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數千  
百人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  
問遣使說喻示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  
致之不疑因皆降之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刺  
史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因  
有自告者曰某有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  
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  
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至者繇是群盜感義



相引而去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圖琦較釋

牧守部 十一

謠頌 感瑞

謠頌

虞書曰勸之以九歌卜商有言曰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蓋謠頌之作其來尚矣若乃牧守之寄風教所出而能敦清靜之治流愷悌之政愛養萌庶蠲除苛



刻厚生以興利遏彊而去惡孤弱以之成立閭里繇其富庶乃有斑白之詠鄙亂之譎發於委巷布於行路自非仁厚淪於骨髓誠心激於肺腑又豈能抑揚蹈厲周旋詠歎言有章而聲成文者哉傳曰入其國其教可知是之謂也

漢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爲京兆尹皆有能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馮立任太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後漢岑熙爲魏郡太守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 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甕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 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行以防火災而面 相隱蔽燒者日厲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坐 平生無襦今五袴

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



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張堪為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杜詩為南陽太守脩治陂池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賈琮為交趾刺史先是屯兵反執刺史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及

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朱暉為臨淮太守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

疆直自遂南陽文季

暉字文季

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延篤為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叅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二王後有邊延二君

張霸為會稽太守越賊束手歸附童謡曰棄我戟捐

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陳臨爲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  
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  
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叅古賢天報施

李燮拜京兆尹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  
民愛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  
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皇甫嵩爲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振饑民民歌曰天  
下亂兮帝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  
安

宗資爲汝南太守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晊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

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范滂字孟博岑

晊字思孝

晉王祥初爲徐州刺史呂虔辟爲別駕時寇盜充斥  
祥率勵兵士頓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  
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杜預爲荊州刺史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之而歌

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名與勇功

祖逖爲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  
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



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應詹爲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旣善始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鄧攸爲吳郡太守稱疾去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止

停中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

鄧侯拖不畱謝令推不去

梁始興王憺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慈母喪詔徵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父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頗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陸襄爲鄱陽內史平妖賊鮮于琛時隣郡豫章安城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



室罹禍惟襄郡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

後魏呂顯為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饑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民

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李曾為趙郡太守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

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嘗山東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乍

作趙郡鹿猶勝嘗山粟其見憚如此北齊鄭述祖道昭之子也道昭先為兗州刺史述祖

天保初又為之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

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

武智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先是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

歷成公曲堤世良至郡施條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冊府元龜 卷之六十八 六



後周崔謙齊天保初爲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爲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輿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給是田皮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

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亦不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隋豆盧勣初仕後周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繇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

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



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樊叔畧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刺史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唐顏遊秦武德初為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邕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

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聘駟美哉薛公德瀟被

田仁會承徽初為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中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伸但願嘗在不患貧

張仁愿為并州都督府長史遠近震懾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實為雒州長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雒州有前賈後張可敵

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

冊府元龜 收守部 卷之六十八

八



李峴爲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出爲長  
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粟  
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感瑞

夫政平訟理民無愁怨至和浹洽瑞物來格斯蓋肇  
自人心契於神道者矣自漢室而下重牧守之任循  
良間作德讓宣洽協氣斯兆嘉瑞薦降至於服猛鷲  
之性不爲物害弭螟蟥之災無入郡境膏雨隨應天  
穰自消枯木發榮靈泉沸涌美利浹於萌庶休徵表  
於圖牒著之曩紀形於謠頌自非仁化之淵塞誠心

之昭合亦何以通至誠之感臻無方之應者焉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  
事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前前  
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  
多

後漢寇恂建武初爲潁川太守郡中大生穠豆收得  
十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秦彭爲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  
郡境

劉昆建武中爲弘農太守先是崤澗驛道多虎災行



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光武  
聞而異之

朱暉為臨淮太守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  
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鄭弘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  
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  
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作鹿明府必為  
宰相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嘗募設檻穽  
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諭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

水各有所託且淮江之有猛獸猶北之有鷄豚也今  
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  
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王况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明帝永平末蝗  
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谷獨豐  
周暢性仁慈為河南尹安帝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  
應暢因收葬雒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  
歲乃豐稔



法雄爲南邵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河  
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  
捕反爲所害者具衆雉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  
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  
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  
毀壞檻穿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在郡數歲歲嘗豐稔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  
悅號爲神父

魯丕爲趙相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

趙憲爲平原太守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累  
有年百姓歌之

馬稜爲廣陵太守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遷爲益州  
郡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鎮河中甘露降白  
鳥見始興起學技漸遷其俗

王阜爲益州郡太守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甘露降白  
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持法平正寬慈所致

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曹褒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踴貴褒到乃省  
吏併職退去後貪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



富皆還

百里嵩自景山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出巡遂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遠降嵩廻赴之雨隨車而下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北境嘗通商販買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饑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晉虞溥為鄱陽內史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郡庭

南齊虞愿為晉平太守初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梁始興王憺為荊州刺史大水江溢堤壞憺視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嘗欲身塞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神俄而水退又嘉禾一莖六穗生於州界甘露降於黃閣後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虵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



安成王秀牧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  
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卽降遂獲有年  
蕭曄爲晉陵太守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  
省林村舊多猛虎爲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  
蕭暎爲吳興太守累郡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  
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  
美

蕭脩爲梁秦二州刺史長史范洪曹有田一頃將秋  
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責功曹史琅琊王廉勸脩  
捕蝗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至捕之何補言卒忽有

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  
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詔曰犬牙  
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

長沙王子業爲湘州刺史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  
虎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虎傍一人曰  
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虎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  
之

吳平侯勵爲宣城內史郡多猛虎嘗爲人患及勵在  
任獸暴爲息

傅昭爲安城內史郡多猛虎爲害嘗設檻穽昭曰人



不害猛虎猛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奔猛虎竟不爲害

殷鈞爲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瘴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疾

張纘爲湘州刺史有善政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

褚翔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勅許之

桂陽王象爲湘州刺史湘州舊多猛虎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虎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

孫謙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獨強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卽害居民後魏李繪字敬文爲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虎人嘗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虎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

崔挺爲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



嶺高峻北抵滄海南望岱岳一邦遊觀之地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嘗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道路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時以為善化所感

北齊平豎東魏時州刺史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眾情大懼南門內隨汲即竭覽乃具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合城取之

李渾天保中為海州刺史亡人反攻州城中多石無井嘗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草久涸一朝天雨泉流通盜賊以為神應時駭散渾督厲將士捕斬渠帥

趙郡王叡天保中為北朔州刺史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鐘纒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玉泉羊烈為平陽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平陽境勅書褒美焉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虎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為化感所致



魏蘭根為岐州刺史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  
犬牙不入岐州界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醴泉出於界內

孟業為東都太守以寬惠著名五官張凝因出使得  
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政  
化所感至秋有東燕縣人班暎祖送嘉禾一莖九穗  
房豹為樂陵太守鎮以疑重哀矜貧弱堦庭簡靜囹  
圜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其  
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後周陸逞為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

家又有豨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  
所致

賀蘭祥為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  
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  
豈仁者之政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  
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達奚武為同州刺史時屬大旱武帝勅武祀華岳而  
岳廟舊在山下嘗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  
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  
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眾人在當



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須其靈與岳既高峻千仞壁  
立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  
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  
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  
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浹帝  
聞之靈書慰勞命夜夢武遂於岳上藉草而宿  
子翼為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涓水絕流舊俗每逢亢  
陽禱白兆山祈雨武帝先禁郡祀山廟已除翼遣主  
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  
舞頌翼之德

隋韋公義開皇中為牟州刺史山出黃銀獲之以獻  
詔水部郎婁崩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  
之音

梁彥光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風教大洽在州獲白鳥白麀嘉  
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豆盧勣為渭州刺史德澤流行多至祥瑞鳥鼠山俗  
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  
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  
廳前孔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



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

唐武士夔貞觀中為荊州都督初屈任時有白狼嘉禾出於境內至是太宗手勅曰公比潔冬水方思春日姦吏豪右畏威懷惠善政所暨祥祉屢臻白狼見於郊垌嘉禾生於隴畝其感應如此  
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馬燧為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

是乃務脩教化將吏有父母者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其秋界中生穉穀人頗賴之

翰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悍然安谿潭食民畜熊麋鹿豕以肥其



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安肯為  
 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  
 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  
 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  
 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咒之夕有暴風雷起  
 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  
 人無鱷魚患而於其去鱷也命其裔盡誅盡以去凡  
 孔戢為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戢遽請祈禱於曲池是  
 夕大雨既沛其時界中土潤人融凍以  
 李紳為汴州節度使蝗蟲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

書褒之紳刻石寘於相國佛寺以自矜功

後唐袁象先唐末為陳州刺史州大水民饑有物生  
 於野形類葡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

朱漢賓在曹州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  
 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為善政之  
 所致也

漢侯益乾祐初為開封尹時楊武雍丘襄邑蝗益遣  
 人以酒餚致祭二縣蝗為鸚鵡聚食勅禁羅弋鸚鵡  
 以其有吞噬之異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八十一



以其亦吞勤之異也

人以西簡廷祭二禮雖為禮器果食禁器子謂辭

黃君益神誠既為開挂其却對左象直棄母豐益數

而延也

齊蕭輔前于麻佩日而只四挂大發如以為善與之

未戴寶盛曹依日派勤去黃父步輝之調平期以

於覆領酸蔭蔭其實可食貧只陳焉

與曹袁舉去曹未為刺此陳史似大水刃

青囊之味既否實於味因制幸以自味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十二

遺愛

仲尼之稱子產曰古之遺愛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去見思夫君子之為政也仁愛深矣故其恩德淪於骨髓風烈播於弦詠攀轅遮道而惜其罷去號呼嗷泣而形於戀慕以至邀車駕而願借留守關門而求代



罪取其姓以名子避其名以易官申奉祠之禮脩服  
喪之報致恭於丘墓懷德於息裔自非明允惇篤宣  
慈惠利以濟眾救物為任者亦何以及茲蓋桃李不  
言而下自成蹊非可驅而致之也已  
周召公奭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  
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  
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  
作甘棠之詩  
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終於蜀吏  
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召信臣九江人為上蔡令其治視民如子後為南陽  
太守其治如上蔡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元始  
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  
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  
魏相為南陽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  
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  
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  
守諸  
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光  
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獄  
初霍光用丞相車千秋子為維陽武庫令千秋死而  
相治郡嚴恐獲罪乃自  
免去官以此書責相  
久繫踰令會赦出



趙廣漢為京兆尹坐事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疆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蕭望之劾奏延壽在東郡時上僭

不道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少扶持車轂

爭奏酒炙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

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

莫不流涕

王章為京兆尹二歲為大將軍王鳳所陷死不以其

罪眾庶寬之號為三王王陽王駿及章也駿陽子也

何武歷楊兖州刺史京兆尹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

嘗見思

後漢侯霸為淮平大尹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更始元年遣使

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

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

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

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乃止

耿純前為東郡太守後從光武擊董憲道過東郡百

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



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  
 祭彤為遼東太守招至烏桓鮮卑皆遣子入侍彤死  
 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嘗過家拜謁仰  
 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寇恂前為潁川太守後光武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  
 恂長社鎮撫無吏人受納餘降  
 武成侯順建武中擊破六安賊因拜為六安太守數  
 年光武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  
 郭伋再為荊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

宋均為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

臣欽若  
第曰客

授謂為客以  
經業教授也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

乞還者數千人明帝以其能徵拜尚書令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  
 隨日纔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眾  
 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  
 明帝方按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  
 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  
 囚徒得免歸田里



張翁為越羈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斯叟

蘇祈縣名

二百餘人齋

牛羊送喪至翁本縣後明帝以翁有遺愛乃拜其子

湍為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即君儀貌類我府

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

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

張綱健為人為廣陵太守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

哀者不可勝數初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

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

行喪到健為負土成墳

种嵩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

闕請留之梁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

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

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後為司徒薨并涼邊人

咸為發哀

任延為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稽留左

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祠

許荆為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

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劉寵為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龐眉浩髮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孟嘗爲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

張奐爲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

俗遂改民生爲立祠

陳龜爲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周嘉爲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

駱俊爲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劉虞爲幽州牧以恩厚得衆懷及爲公孫瓚所殺北



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

袁紹爲冀州牧爲人政寬百姓德之及軍敗病死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喪其親

陳登爲廣陵太守以破吳主功遷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鄉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

袁渙爲梁相以病去官百姓思之

魏賈逵爲豫州刺史及薨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蒼慈爲燉煌太守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

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衆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顏斐爲京兆太守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流涕爲立碑于今稱頌之

滿寵爲汝南太守領豫州大和三年遷督揚州諸軍



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

田豫為汝南太守後遷衛尉遜位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疋遣人餉豫一不受會病亡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畫像又就而立碑銘

牽招為鴈門太守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

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

崔林為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

魯芝為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消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

蜀何祇為成都令時汶山夷反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亂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



王嗣為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後從姜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夏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羗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張嶷為越雋太守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穩屢乞求還乃徵詣成如民戀慕扶轂泣涕過苑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後與魏戰死南土越雋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吳張俊為豫章太守坐掃除孫奮母墳瑩為後主車

裂之豫章吏千人乞代俊死皓不聽

黃蓋為武陵太守以病卒官蓋當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祭祀

陶璜為交州牧後徵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

晉扶風王駿嘗為征西大將軍涼州都督善撫御有威恩後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羊祜為荊州刺史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



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  
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州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  
稱改戶曹為辭曹焉

樂廣為河南尹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  
人所思

鄭袤為廣平太守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泗路隅  
丁詔為廣平太守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  
未之官復轉荆州刺史從車千乘

曹攄為襄城太守後高密王鍾襄陽以攄為征南司  
馬時流人王迥作亂攄戰死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

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劉弘為荆州刺史自以老疾將解州未及上表卒於  
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及高密王畧代鎮荆州寇  
盜不禁詔起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  
心及畧薨山簡代之簡至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  
為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  
被書便徑至雒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候脫路難等  
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  
其棠之詩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為荆州刺史王敦深忌侃功左轉侃廣州刺史



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領護南蠻校尉征西  
 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薨遺令葬  
 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立石碑畫像於武昌西  
 應詹為南平太守遷益州刺史詹之去郡士庶攀車  
 號泣若戀所生  
 鄧攸為吳郡太守去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  
 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  
 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臣欽若等曰謝  
 令史失其名  
 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蔡豹為徐州刺史坐討徐龕退敗斬之豹在徐上內  
 撫將士外懷諸侯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  
 桓冲初鎮江陵其後冲卒喪下至江陵士女老幼皆  
 臨江瞻送號泣盡哀  
 宋劉道產為寧蠻校尉南雍州刺史甚得人情惠澤  
 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被衰經號哭追送至於沔  
 口  
 羊玄保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文帝以玄保廉  
 素寡欲故授名郡為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嘗見思  
 蕭承之為漢中太守既卒梁士民思之於峩公山立



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刺史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  
 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  
 數千人皆垂泣  
 安陸王緬為雍州刺史既卒喪還百姓緣沔水而泣  
 設祭於峴山為立祠  
 南齊王玄載為寧益二州刺史在京益有清蹟西州  
 至今思之  
 蘇侃為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  
 劉俊為武陵內史會國哀表奔赴勅帶郡還都吏民  
 送者數千人俊執手涕泣百姓感之

崔景貞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為立祠  
 梁始興王憺為荊州刺史有惠西士徵為侍中薨荆  
 州人聞之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  
 州之隨郡諸軍事初西之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  
 百姓滿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民裂裳為白帽哀哭  
 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  
 南康簡王績為南兖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  
 民曹



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之尤異一十五條  
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  
柳惲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  
陳解職父老千有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而卒  
蕭昱爲晉陵太守暴疾卒百姓行號哭市里爲之誼  
涕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  
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  
百姓相率爲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表求贈諡  
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蕭勵自豫章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  
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人爲納受隨以錢  
帛與之至新塗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槃饜鱸魚自  
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拔舟或歌或泣  
陸襄爲鄱陽內史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暉等四  
百三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  
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爲吏部郎  
夏侯亶爲徐州刺史卒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  
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袁君正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士徐天祐等三  
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視事朞月有詔徵還郡民道僧  
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  
劉之亨少有名望代兄之遴爲南郡太守有異政荆  
土懷之惡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謝舉爲晉陵太守罷郡還吏詣闕請立碑詔許之  
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朞歲卒  
於官舍閣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  
王冲爲南郡太守元帝鎮荊州以冲爲鎮西長史冲  
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蒞人鮮  
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

千石

劉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相州多舊恩道  
迎者甚衆

褚翔爲義興太守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  
出送境涕泣拜辭

丘仲孚爲豫章內史卒官相將豫章老幼號哭舉送  
車輪不得前

范逖曾爲永川太守徵爲遊擊將軍民無老幼皆出  
拜辭號哭聞于一十里

陳鄭萬頃爲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



碑詔許焉

毛喜為南安內史在郡有惠政及徵入朝道路送百里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十三

遺愛第二

後魏刁雍為徐州刺史在鎮七年徵還京師頻歲為邊民所請太武嘉之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伊馥為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



薛虎子文成時爲枋頭鎮將因小過黜爲鎮門事獻  
文南巡虎子拜訴於路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  
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靜訴  
乞虎子乃復除枋頭鎮將卽日之任

陸毅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爲散騎嘗侍民乞留  
穀者千餘人獻文不許民吏大斂布帛以遺之穀一  
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前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  
崔寬爲鎮西將軍陝城鎮將弘農土出漆蠟竹木之  
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百姓樂之諸鎮之  
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者三百

餘人書奏孝文嘉之

穆羆爲征東將軍吐京鎮將孝文改吐京鎮爲汾州  
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  
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羆爲表請帝從之  
後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闕訟羆恩德帝  
以羆政和民悅增秩延限

穆亮羆之子亮累遷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較尉  
燉煌錦都大將軍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百姓  
追思之

長孫陳爲北鎮都將性寬厚好學愛士所歷輒爲人



追思之

尉諾為幽州刺史在州有惠政吏民追思之薊人張廣達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幽州刺史李祥為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不許

任城王雲為徐州刺史性善撫綏得徐方人心以蓋太妃憂去官為百姓追戀所遺錢貨一無所受彭城王勰為揚州刺史政崇寬裕秋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

張蒲為相州刺史卒於州吏民痛惜之

寇治為荊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請治為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悅乃以治代道元崔挺為光州刺史宣武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祥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卒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楊逸為光州刺史甚有異政及其家禍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為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



傳豎眼爲益州刺史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  
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

崔休爲幽州刺史遷青州在幽青積五六年皆清白  
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裴衍爲建興河內二郡太守廉真寡欲善撫百姓民  
吏追思之

劉道斌爲嘗農太守修理學館建孔子廟堂畫圖形  
像去郡之後民追思之乃復書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而拜謁焉

明亮爲平陽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  
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二郡  
民吏迄今追思之

趙宗爲河東太守清淨愛人及卒百姓追思之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舊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  
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韋崇爲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  
年在郡九年

羊敦爲廣平太守卒吏民奔哭莫不悲慟

淮南王他孫法壽爲安州刺史更滿還朝吏人詣闕  
訴乞孝明嘉之詔復州任



李韶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復轉定州刺史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正光三年卒於官旣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陪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

杜纂歷博陵鉅鹿平陽清河太守蔬食敝衣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纂後爲大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

蘇淑爲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名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又拜中山太守卒於郡淑清心愛

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

堯雄爲豫州刺史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豫州民上書更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

裴他爲趙郡太守轉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

史寧爲涼州刺史西魏大統中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竝思慕之復除涼州刺史

北齊彭城王浟自定州刺史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



號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蔬薄液重其意爲食一

口

封隆之爲冀州刺史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韓軌爲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李平歷八州刺史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民所思立碑頌德

趙彥深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管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

辛術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請立碑頌德

赫連子悅爲鄭州刺史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

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徵爲領軍將軍河雒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雒州刺史



陽休之為中山太守後為西兗州刺史俱有惠政為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

盧潛為揚州刺史大樹風績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為揚州行臺尚書

韋津脩為信州刺史及解代還京民庶道路追別蒲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竟欲送出境既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縑布數百匹

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紀功德府省為奏勅報許之

郎基為潁川郡守既卒樞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己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後周邵惠公道為秦州刺史薨於上邽議者以道撫和西戎感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



野皆曰我君捨我而去大小相率負土成墳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  
齊瑒王憲爲益州刺史時年十六憲善綏撫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  
崔謙爲濟北太守旣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  
敏雋爲梁州刺史雋在州清苦不治產業其子等竝徒步而還吏民送雋留連久之乃得出界

郭賢歷廣勳安三州刺史在官無明察之譽以廉平

待物去後頗亦見思

長孫儉爲荊州總管以疾還京及卒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  
韋瑱爲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前後刺史多受賂遺瑱雅性清儉蕃夷賂遺一無所受公私安靜夷夏安之及秩滿還京夷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日方得出境

郭彥爲豐州刺史秩滿還朝民吏號泣送彥三百餘里  
唐永爲幽州刺史夷人送路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



相隨數日始得出境  
薛端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  
州地接于梁籍其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  
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

尉遲迥為益州刺史及徵還蜀人思之立碑頌德  
宇文顯和為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為吏民所懷  
柳敏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  
其惠政竝賫酒餽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  
還  
申徽為襄州刺史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

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  
聞之皆竟來就讀迥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竝寫  
讀之

竇熾為原州刺史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  
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美曰吾在此州唯當  
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  
莫不懷之

楊敷自蒙州刺史徵為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荆  
州總管長孫儉竝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敷以  
以舟艦轉漕之事故弗許焉



裴俠為河北郡太守後遷工部中大夫卒河北郡前  
功曹張因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隋獨孤楷為益州總管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  
之  
伊婁謙字彥恭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  
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  
樊叔畧為相州刺史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  
與立碑頌其德政

公孫景茂歷息伊道淄四州刺史皆有德政其去伊  
州吏人號泣於道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

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趙軌為齊州別駕考績連最高祖徵軌入朝父老相  
送者各揮泣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  
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風教大治開皇四年高祖幸維  
陽熙之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  
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八年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  
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王仁恭為汲郡太守有能名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



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  
樊子蓋先在武威太守後卒於京武威民吏聞其死  
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薛胄簡較相州事甚有能名後以罪鑠詣大理相州  
史人素感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

周羅暉初仕陳為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  
懷其惠立碑頌德焉

裴肅為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  
立廟於鄆江之浦

元巖為益州總管長史卒官高祖悼惜久之益州父

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

于璽為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州人張顯等  
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高祖嘉歎良从令還邵州父

老相賀

衛玄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為資州刺史以  
鎮撫之玄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  
兵而去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  
為衛尉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  
不可久任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

來護兒為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



被迫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

楊文思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

元亨為衛州刺史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乞表請留卧治帝嗟嘆者久之其年亨以疾重還京

侯莫陳穎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

穎清德

郭絢為涿郡通守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日不息

唐韋仁壽武德初為雋州刺史簡較南寧州都督及將還諸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仁壽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劉師立貞觀中簡較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令更聽後旨



楚王靈龜高宗永徽中為魏州刺史稱為良牧及喪歸百姓思其德政為立碑焉

賈敦實咸亨初為雒州長史初敦實兄敦頤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為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德立於兄碑之側故時人呼為棠

棣碑焉

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裴懷古初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為吏人所懷中宗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

人聞懷古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懷古恐傷其意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逾眾其為人所

思如此

李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

王峻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桂州糧匱乏峻始改築羅城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後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之中宗手詔報峻曰卿處事強濟遠近寧輯築城務農利益已廣括穩撫綏復業已多宜俟政成安此黎庶况百姓



堅詩豈敢固違不須來也暖在州數年人立碑以頌其政

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兖州荊州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宋璟為廣州都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呂譔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初立生祠祈禱歿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移祠宇立之

李勣為鳳翔尹百姓立生祠勣執表乞收置佛寺度僧七人許之

苗晉卿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所蒞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嚴郢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陰令御史張著廷尉劾郢誣以他罪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日數千百人將詣闕救郢於建福門德宗微知之乃削郢籍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張延賞練達政經大曆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理其去也皆刻石紀德焉

陳孝揚為雋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後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表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耆耄鰥孤  
遮道不得去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必  
不敢易表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嚴公弼爲隨州刺史亡母墓在沔州爲盜所發公弼  
奔赴沔州隨州百姓耆老相率見觀察使柳公綽稱  
公弼在州甚有惠政公綽上言却令守本官以從人  
欲可之

薛平元和中爲滑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  
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日  
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其比

楊元卿爲涇原節度使旣罷監軍奏涇人請爲立德  
政碑以紀之

薛放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潔爲理一方  
之人至今思之

韋丹爲江西觀察使卒官大和中觀察使裴誼奏請  
與丹立碑祠丹踐歷官次深達吏方江西邑屋皆以  
草覆竹椽嘗多火患及丹到悉以瓦木大革前俗并  
課百姓墾田人多儲蓄因有是請文宗從之

王質爲虢州刺史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每  
分憂寄必先究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充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  
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鞵竊鐙者  
令狐緒爲汝州刺史有能政後郡人請立碑頌德及  
爲壽州罷郡吏人乞留焉  
張仲武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旣卒漁陽之人有八九  
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宗回咸通末爲潁州刺史僧道百姓詣義成軍節度  
使杜愔與留陷奏之勅曰宗回清幹臨人自有月限  
方藉綏葺未議替移

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爲河南尹四十年兵亂之餘再

造都畿瀝維之民恩如父母班白耆老到今思之

李嗣昭爲昭義節度天祐十六年代周德威權幽州  
軍府事九月李紹宏代歸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  
留截鞍惜別嗣昭夜遁而歸

夏魯竒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填  
門號泣留一年如是數日不能別魯竒曰吾爲天子  
軍民長史遲留違詔昭有嘗刑多謝父老勿貽我譴  
父老曰拜章聞天可也公不可行乃至卧輪斷鞅墜  
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方解父老號泣攀隨交  
境而去



表象先為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烏震初為趙州刺史疎財禮士有安民之政轉深州刺史人頗思之

郭延魯末帝清泰中為復州刺史臨任忽驚嘆曰先人曾為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絀繆者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庶事攷理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轅遮圍者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

蠻蛋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悉去民皆感義故父老司徒俊等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符令謙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庶幾為一代之良牧也

漢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州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年春卒郡人聚哭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增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歿留遺



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  
周翟光鄴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吏民如喪所親  
街衢父老相逢垂涕或以漿酒遙奠者將葬郡民詣  
府乞留神柩葬於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醮府司以  
聞朝廷不允其請

李穀初仕漢爲陳州刺史廣順末陳州言宛丘縣民  
稱穀以惠愛治民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爲宰輔聞郡  
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薛瓊爲萊州團練使卒本州僧道百姓等列狀上請  
以瓊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世

宗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節

卷之八十八

十八



